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i

開言 3

第一章

廣州城

- 18 城牆內外，半塘成陸
- 28 中外之貨，坌集天下
- 37 鬧市中的「社會」
- 44 「廣州人」的「故鄉音」
- 55 待續：聲失而復得

第二章

香港地

- 61 在文武廟裏發現廣州
- 66 省港澳輪，九廣鐵路
- 74 香江勝景，羊城美食
- 86 歌伶獻藝，省港大班
- 104 待續：視香港為樂土可知

第三章

上海灘

- 113 粵班京班，官話白話
- 121 粵樂國樂，眾聲同樂
- 130 留聲灌片，廣播擴音
- 136 「胡蝶粵語第一聲」
- 141 待續：由滬至港的粵聲

第四章

澳門街

- 151 省城澳門，分掌內外
- 157 澳門下環，宛若西關
- 160 廟堂鑼鼓，白話戲曲
- 166 戰時繁華，五大天王
- 180 待續：一切歸於平淡

餘音：遠去的都市，失散的埠頭 183

後記 194

開 言

從前歌娘唱曲，會先唱一段開場白，清清喉嚨，喚起觀眾注意。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在香港電台播錄過粵曲節目的「銀嬌師娘」，便唱過一首《花開富貴》，第一句便是：「開言來賀喜，各位運景光鮮！」我這裏也鸚鵡學舌，來個「開言」。

此書正題乃「消逝的聲音」，更準確來說，是「正在消逝的聲音」。什麼聲音正在消逝？讓我開門見山，清心直說，答案是：西關音。

「西關音」是粵語的其中一種口音。「粵語」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我們打開《中國語言地圖集》，可知語言學家把粵語分為「廣府」、「四邑」、「高陽」、「勾漏」、「吳化」等片。廣州和香港兩大都會，連同許多主要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鄉鎮和鄉村，同被劃入「廣府片」。¹所謂「廣府」，若按清代「廣州

1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年，B13「廣東省的漢語方言」介紹及地圖。

府」的行政劃分，包括了十四個縣（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清遠、三水、從化、增城、龍門、新會、新寧、新安、花縣）。不論憑專業知識或日常生活經驗，我們都知道，在同一片中，各城、鎮、鄉村甚或聚落的人們所說的粵語，在聲調、語法和用詞上，都有所差別。然而，在近二三十年的討論中，這類差別以廣州和香港兩地之間被談論得更多，以至有「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之分。²

誠然，經歷了數十年的政治和行政區隔以及代際更替，我不否認「廣州人」和「香港人」說的粵語沒有區別，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在所謂「香港人」當中，粵語口音也千差萬別，在所謂「廣州人」當中，情況也是如此。假如我們從任何一個人群中，請出一位「香港人」和一位「廣州人」來比較一下他們的粵語，也很容易找出差別，但這些差別不是「香港」和「廣州」的差別，而是因為 A 君與 B 君因其他許多方面的因素而導致的差別。更何況何謂「香港人」和「廣州人」，也不是一張身份證或一個戶口本便可以界定的。

2 見張洪年：《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尤其注意〈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一章。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聲調這個元素上，便應該知道，所謂的「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的一致性，遠遠高於粵語地區任何兩個鄰近城市（如廣州與佛山；香港與東莞）或同一城市內（如廣州的老城區西關與城內東山，還有城區與郊區、北郊與南郊；香港的港島市區與新界，甚或新界不同鄉村），或香港和廣州不同鄉籍背景的人群（如中山人、順德人）所講的粵語的一致性。要知道，香港和廣州兩個城市距離 120 多公里之遙，幾乎不能說是「鄰近」城市，而據我粗淺的認識，中國沒有任何兩個鄰近的城市的語音（如北京和天津，上海和蘇州）的相同性能與廣州和香港這對「雙子星」可比。道理本來很簡單，香港人普遍認定的「香港話」，其實是「廣州話」（Cantonese），用一個更老舊的說法，是「省城白話」。我曾不厭其煩地在不同場合申明，「Cantonese」的「Canton」是指省城，不是指廣東省；而「白話」中「白」的這個比喻，就是指沒有染上任何色彩——「鄉音」——的意思。要講得夠「白」，夠斯文，就得講「西關話」，聲調得按「西關音」。

「西關話」和「西關音」這個說法及其意涵，並非筆者無中生有。筆者迄今所見較早提出「西關話」這個說法的，是波乃耶（James Dyer Ball）在

其 *Cantonese Made Easy* (《易學廣東話》) 一書初版 (1883 年) 中所寫的前言。在該前言中，波乃耶提出讀者該學的是「純正廣州話的正確發音」(“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pure Cantonese”)，並謂：

即便在省城一處——純正廣州話的所在與中心——[語音]也有細微的差異和劃分，每個字詞有多於一個發音，然而，學習者當以西關話 (Sai Kwán wá, or West End speech) 為標準。³

換句話說，所謂「廣州話」(Cantonese，時人也稱為「省城白話」，有時又叫「羊城土話」)，也有局部地區性的差異。波乃耶身為外國人，要編寫教材，教外國人學白話，自然有「正確」、「純正」和「標準」等概念，才能在教材裏為每個字標音。

為什麼我們討論何謂「標準廣州話」，要引用一

3 James Dyer Ball, *Cantonese Made Easy*, 1907 edition,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83, XV. 原文是 “So far is this minute sub-division carried that even in the city of Canton itself, the seat and the centre of pure Cantonese, more than on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is used; the standard, however, being the Sai Kwán wá, or West End speech, to which the learner should endeavour to assimilate his talk”.

個外國人的著作呢？其實，波乃耶可說是名副其實生於廣州且在廣州生活多年的「廣州仔」，也可說是個「香港人」。波乃耶的父親是個牧師，1845 年遷到廣州傳教，他自己則 1847 在廣州出生，輾轉在廣州、英國、美國和香港等地讀書。1875 年加入香港政府，在裁判司署擔任中文傳譯員和書記，通過廣州話和客家話考試，先後任職高等法院的傳譯員、註冊總署代理署長等職，並且是公務員考試局的成員和代理督學，至 1909 年退休，移居倫敦。他先後編纂了多種粵語教材，論及順德、新會、東莞以及香山口音的不同。⁴ 如此履歷，誰敢說波乃耶不是「廣州骨」、「香港仔」？

至於與波乃耶同時的本地人，既習以為常，也沒有現代語言和語音學的概念，恕筆者孤陋寡聞，尚未在與波乃耶同時期的中文文獻中，看到粵語當以「西關話」為標準的說法。迄今所見，較早在中文文獻從語音的角度提及「西關」一詞的，是一本 1934 年在香港出版的《粵東拼音字譜》。作者譚榮光編寫這部書的目的，是要用一套拼音的方法，製作一套「字

4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4-15.

譜」，幫助失學貧民識字。既要以音為據，用什麼音，便至為關鍵。譚榮光因而有這樣的說明：

吾粵方言向以西關音為標準，故是書亦以西關音為根據。⁵

譚榮光（1887—1956）原籍東莞，曾就讀皇仁書院和香港多家學校，其父譚醴泉也是中央書院畢業生。譚榮光曾在廣州和香港經營化妝品和西藥生意，又任洋行司理，並在多家律師樓擔任翻譯。⁶ 他 1929 年被冼文彬律師延聘為助理時，報章繕稿謂他「不特中西文學兼優，而於法律學尤具特長」。⁷ 譚氏毫無疑問是個「香港仔」，他那個年代，沒有「香港話」的概念；他編粵語字譜，以「西關音」為準繩。其《粵東拼音字譜》一書，據說在五十年代仍頗為暢銷，是外省人學習廣東方言之捷徑。⁸

5 譚榮光：《粵東拼音字譜》，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1934 年，第 12 頁。

6 黃振威：《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9 年，第 121—127 頁。

7 〈譚榮光復入法律界〉，《工商日報》，1929 年 6 月 13 日。

8 〈耀山免費學校請譚榮光演講〉，《華僑日報》，1952 年 3 月 19 日。

1938 年左右，畢業並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的黃錫凌，寫就了《粵音韻彙》一書，屬較早用國際語音符號來記音的著作。他說：

粵語所佔的領域那麼大，方言土語難以數計，但大家說起話來，總是以廣州話做模仿的標準，廣州語音當然就是粵語的標準音了。香港所說的粵語和廣州沒有分別，西江上游自梧州以迄南寧也沒有什麼不同。⁹

黃錫凌沒有特別提及「西關話」或「西關音」。一般認為，「西關話」的其中一個特色是，當元音 [i] 跟着輔音 [s] 發音時（如「絲」、「四」、「死」等字），會讀成「sz」。但黃錫凌指出，實際上，廣州市民很少讀成「sz」，又謂「據說這音通行於省城的西關區，那也不見得。除了少數的小姐們有意無意的裝腔之外，是不常聽到的。說這個音的，每每弄出笑話！」¹⁰

9 黃錫凌：《粵音韻彙》（重排本），香港：中華書局，1941 年出版，1996 年重印，第 54 頁。書末附有作者 1938 年為此書撰寫的英文導論，並收入容肇祖 1940 年寫的序。

10 黃錫凌：《粵音韻彙》（重排本），第 66 頁。

似乎，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廣州話」已等同「標準粵語」，且再不強調「西關話」或「西關音」了。1947年，趙元任在其編撰的 *Cantonese Primer*（《粵語讀本》，序於1945）中說：

Since however the dialect of Canton City has considerable cultural prestige and is regarded more or less as the standard form of Cantonese, it is the usual form of Cantonese foreigners or Chinese from other provinces would expect to learn. It may be noted that, while the form of Cantonese changes more and more as one travels south from Canton down the Canton-Kowloon Railway, the dialect in Kowloon and Hongkong is nearer to that of the metropolitan Canton than to those of the neighboring districts.¹¹

趙元任這短短的一段話，非常有意思。首先，由

11 Yuen Ren Chao, *Cantonese Prime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69 (1947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 6.

於省城粵語（*dialect of Canton City*）具有文化身份的意涵（*cultural prestige*），多少被看成是標準粵語。其次，他用了廣九鐵路這個交通工具來提醒讀者地理距離與語言異同不一定成「正比」的有趣現象——從廣州出發，沿廣九鐵路南下，愈往南走，各地所說的粵語與省城粵語便愈來愈有差異，但是，到了九龍和港島，那裏所說的粵語又更接近省城，多於與其鄰近地區相近。這就是本文一開始說把廣州和香港的粵語同樣劃歸為「廣府片」，實未足以說明兩地的粵語實則同聲同氣的意思。¹²

趙元任也有提到「西關」的意義。他說，「在廣州城西稱為西關的地方，居住了不少世家，當地的

12 時至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語言學家詹伯慧率領的團隊做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時，仍然指出，「歷來人們都認為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粵語就是粵語的『正宗』，而廣州的粵語，尤其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廣州話的語音，更被看作是粵語的標準音。……近來有的學者認為鑑於香港地位的重要，宜乎把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都看作是粵方言的代表點，這或許就可以用『廣州—香港話』來作為粵語的代表。實際上香港和廣州在語音上是基本一致的，只不過在詞匯方面各有特色，顯示出相當程度的差異罷了。」（見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三：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頁）在他們的調查報告中，廣州（市區）和香港（市區）作為一組處理，聲韻調大體一致，香港（新界錦田）另作一列（見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一：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87年，第8—9頁）。

發音表示了某種身份地位」(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Canton City known as Saikwaan, where there are many old families and where the pronunciation has a certain prestige...)，某些字音的韻母 (*tzi, tsi, si*) 根據西關音念出來，會發成「滋滋」聲 (原文是 “a buzzing quality”，讀者不妨用普通話唸「滋」字，便明白什麼意思)。¹³ 趙元任認為這種發音方式只是某些編者為了標榜與眾不同而提倡的，實際上是不可取的，看法與黃錫凌不無二致。他強調其標音的準繩，乃以「都會的」的粵語為根據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tropolitan dialect)。誠然，語言或口音經久有所變化，是自然不過的事，講話也有潮流。如果我們今天還一副西關大少的模樣，不時突出舌齒音，恐怕會被人嘲笑裝模作樣或「老套」。這種情形，差不多一個世紀前就已經被黃錫凌和趙元任指出了。

然而，黃趙二氏在論及西關話時，側重的是粵語的音素 (元音、輔音) 問題，而譚榮光寫《粵東拼音字譜》一書，強調的是聲調的問題——這在黃和趙的論著當然也有詳細討論——因此他用的詞語是「西關音」，而不是「西關話」。這很可能是因為，譚

13 Yuen Ren Chao, *Cantonese Primer*, p. 18.

榮光是懂得音律甚至是懂得唱粵曲的。譚氏除了寫就《粵東拼音字譜》外，還出版過《粵東鑼鼓樂譜》一書，在1921年的自序中提到「去夏訪古穗城」，「因得購所謂古琴譜」，又曾於廣州楞嚴佛學社從沈允升學習修懺焰口等梵音喃唱。¹⁴ 因此，儘管譚榮光不是語言學家，但他對音律特別敏感，在《粵東拼音字譜》一書中提醒了讀者「西關音」的「音」(聲調)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如果我們如譚榮光般，把重點放在九聲六調的調值；如果我們細心思考趙元任「廣九鐵路」的這個觀察；如果我們考慮到趙氏講到西關話代表某種「派頭」的現象，同時考慮到黃氏說到西關小姐有意無意的「裝腔」，我們便會明白，「西關音」不止是一種口音，它是來自四面八方同稱為「粵人」的社群的通行語音。就歌曲音樂而言，西關音是廣東多種歌謠和曲藝包括南音、木魚、板眼、龍舟和粵謳的旋律憑據；它是廣東大戲從用官話轉為用白話

14 見譚榮光：《粵東鑼鼓樂譜》，1921年自序第1頁，出版地不詳，收入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輯：《俗文學叢刊》033(戲劇總類)，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黃振威：《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第125頁。

演唱和說白從而形成「粵」劇的根本要素；它是灌注了現代氣息的香港粵語流行曲的主心骨，決定了如何譜曲填詞；它是廣東音樂近人聲的首要參數。我們更不要忘記，它長年以來是海內外粵人中文教育的教學語言。我們也很難想像，「港產片」如果不是「（標準）粵語片」，還能否算「港產片」。可以說，清代被標識出來的「西關音」，是趙元任所說的省港兩地共享的「都市之聲」，是孕育二十世紀的現代性的前現代土壤——儘管「西關話」的某些發音習慣必須甩掉，才能表現出更鮮明的「都市性」。

本書因此只講四個城市——廣州城、香港地、上海灘、澳門街——從十八世紀講起，大概至二十世紀中結束。筆者沒有資格對語言學置喙，但本書會不時提到以西關音為標準的粵語的運用。這樣的論述絕無貶低「鄉音」之意，也不是要忽略鄉村社會，只是想強調這四個城市曾幾何時形成的關係與互動，如何通過舊與新的媒體（人、唱片、廣播、有聲電影），共享同一個聲音世界，而這個聲音世界，因為種種原因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正在被淡忘，逐漸走向消逝。

為了讓你在閱讀此書時記住那正在消逝的聲音，請用你認定的「香港話」或「廣州話」大聲唸出以下

九個字：

三 碗 半 牛 腩 麵 一 百 碟

其實，這九個字按西關音唸，是剛好與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相符的（宮、商、角、徵、羽，大致相當於西洋音樂簡譜的1、2、3、5、6）。譚榮光說，「調聲之法，必須先學音律。蓋凡天籟，無論山川河嶽雨電風雷動植等物之聲，無有出乎其外者。故以音律比人聲，無不賅備矣」。¹⁵ 這九個字，按你認定的「香港話」或「廣州話」的讀法，可標音符如下：

	三	碗	半	牛	腩	麵	一	百	碟
聲調	上平	上上	上去	下平	下上	下去	上入	中入	下入
工尺譜	工	尺	上	合	[±] 上	士	尺	上	士
簡譜	3	2	1	5̣	⁶ 1	6̣	2	1	6̣

如果你還懂其他家鄉話，諸如新會、東莞、香山、順德，等等等等，不妨把這九個字用鄉音再讀一次，你會發現，上表的聲調、工尺譜和簡譜，因此是

¹⁵ 譚榮光：《粵東拼音字譜》，第32頁。

要改寫的。

歷史是有聲音的，大多時候是平常不過的對話，也經常有繁雜吵耳的噪音，幸而亦有娓娓動聽的歌聲。希望讀者（「讀」者！）能在本書的字裏行間，聽到（「聽」到！）那正在消逝的聲音。¹⁶

請再唸一遍：

三碗半牛腩麵一百碟

16 本書雖口口聲聲呼籲讀者應用心「聆聽」那正在消逝的聲音，但因版權問題複雜，難以提供音頻樣本。其實，目下網上資源（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廣東民間歌謠、粵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粵語流行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今的粵語電影）非常豐富，讀者不妨自行按年代選取聆聽，作為閱讀本書的輔助材料。請務必找回最貼近這些歌樂所屬的時代的錄音聆聽，後來翻唱的、重奏的、重新配器編曲的，都只能作比較或欣賞用途，而不是有助我們認識過去的素材，並非那逝去的聲音。